

## 《夏摩山谷》——于梦境盛开的莲花

我在黄昏的血色中踽踽独行，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忧郁的黄昏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凯鲁亚克《在路上》

在我的印象当中，旅行题材的文字在某一段时间里相当的火热，不出意外的有人开始打着“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的口号，出版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读物。

在一段行进当中，大部分人只是为了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因此他们花费大量金钱与时间，并让自己在不断地奔波中受累，以至于走马观花。几次过后，便了然而无味。

有人是想将自己从繁重的生活当中解脱出来，为了让自己变得清净自然。为了让自己寻得新的可能性。我想他们艰难与疲惫，但在某一个刹那，也许会像凯鲁亚克，让自己变成一粒尘埃。

而《夏摩山谷》如你仅仅只作为游记来读是相当好看完了的。只是这本“游记”并不是一本详细的旅游攻略，你无法在阅读它时就将不丹、印度的景点了解个遍。不过作者将书中写到的地方的环境、食物、氛围将其描述的是极好的，是细密的，宛如蔓延纠缠的花枝，上面开满了硕大的花朵。那些文字将你的五感占满。领略书中的文字，感觉上你使劲挤过一个开满花朵的密林一样，你身上沾满了香气、落叶、金色光线和碎花瓣。

在阅读中历经的行进，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修行。

书的作者，一位信仰“在路上”的人。

“每一段旅途，在出发，跋涉，抵达，回归之后，最终目标，不是为了洞晓某处，而是认清和获取一个新的自己。这是远行的意义。”她说。

**“故事和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只是工具的位置，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出思考的命题。”**

——庆山

作者曾对自己的写作出的文字有过释义“我写的小说，故事基本都简单，大概几千字就可说清。关键在于故事的内核，所有的小说都是有自己的情节部分和试图阐释的哲学核心。”这个核心是作者身为写作者的精神内核，是支撑她禹禹独行的力量，也是从未寻找得到的答案。

如此便在不确定中找寻，思索，并将即时的理解记录下来。

作者在《夏摩山谷》的创作当中将较为传统的写作方法抛弃，进而直接使用了大段文字用于直白地把作者自己对于生死、婚姻、爱情的理解讲出来。将对人物外在的描写大段大段的删去，只剩下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因此更加深入对精神层面的探索。有点海明威的极简风格。感官上就像剥开层层厚重的外皮把作者的自我与思虑赤裸裸的展示在读者面前。

很多人写作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市场，那些人费心费力地索求着小说写作技巧和讲故事的方法，将自我观点的输出忘却；但某些写作者仅仅是为了自我的输出与表达。《夏摩山谷》这部长篇小说从极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个作者在写作当中的意图。

让自己获得力量，内心变得洁净，他人如是。

**“一切都是生命，生命中的生命，小生命在大生命中，而一切都在神灵之中。”**

——爱伦坡

《夏摩山谷》的写作主题，是想要通过描述渺茫如同尘埃的人的故事以及人无法逃脱的欲望来揭示红尘幻觉中的痛苦，再由此延伸到哲学、宗教、神学的精神层面，最后试图证实宇宙的轮回以及因果。其笨质上与爱伦坡的思想主题是差不太多的。

在《夏摩山谷》这本书中，作者写如真在入住夏摩山谷里的旅馆，并在那知道了日玛旅馆是这座旅馆的前身，是旅馆老板娘祖辈传下来的。在以前，旅馆当中还入住了一位神秘的女人。她身患严重的疾病，以至于只能自己整日在旅馆走廊上煎药，使得药香经常充斥整个旅馆。这不由得让我想到《莲花》里作者写过的一个神秘女子。

直到后来我读到作者写雀缇与无量的故事时，才终于知道雀缇就是《莲花》中煎药的神秘女子。她是一位医生。之后，她决定与无量一起去朝圣，去行走，以此整理自己。于是，2019年的《夏摩山谷》与2006年的《莲花》联系在了一起。

之后，作者又写到远音的回忆。在她的回忆当中，她与净湖一起去探寻一座古廊桥。而这又与《春宴》当中去探索的那正处于消失中的廊桥是相同的。于是这里《夏摩山谷》又与《春宴》联系在了一起。

庆山把这些不同作品不同时空中的人物关系奇妙地打通，她创造了于她而言一个新的手法和模式，或者说她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得以论证她所提出的平行时空与轮回的宇宙观。

作者在《夏摩山谷》当中将自己的不同作品当中的人物手法巧妙的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创在出了一个对于作者自身而言从未使用过的新手法，又或者说作者传造出了一种对她而言新的可能性。以此来印证她在作品中阐述的轮回的宇宙观。这又与爱伦坡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

性象征出生与死亡，在更多凡人的理解中它更象征兽性的欲望。所以人对性会恐惧或成瘾。婴儿出生时呼吸到第一口空气时是刺痛的，会大哭，因为那代表着他的肉身要开始接受人世间的淬炼了。人世在某些角度看其实就是地狱。

除此之外，在《夏摩山谷》这部作品当中作者运用了不少的关于性的描写。其实我发现作者大概是从《春宴》这部作品开始的罢，对于性的描写开始大量增多，一直到这部作品，更甚。尤其是作者在写作如真那一部分故事时。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关于性的文字的确会让人感到一定的不适，甚至是黑暗。不过这都是必须存在的。性，是人类发现最享受又最空洞的欲望。也因此性的描写是一种能够最直白直接将欲望展示出来的工具。

在书中，如真从小因为家庭缘故极度缺爱以及有严重的恋父情节，她也如人所预料的那般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与有妇之夫纠缠不清。她妄图用性将男人捆绑在她的身边，再用性所衍生出的“产物”（也许产物一词用的不够恰当，将人类与情感物化，不过请原谅我的浅薄无法寻找到一个更好的词）如：孩子，家庭等等，为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之走出一个看似牢不可破实则脆弱不堪的囚笼。如真希望那个有家庭的男人能够为她离婚，支撑她余下的生命，给予她生活的希望。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人内心深处欲望的显现。

欲望让人失去理智。

于是，最后如真一败涂地。她在与那些男人之间所维持的一段关系当中是没有爱存在的，一切都只是欲望的镜像，一碰就碎。

作者在进行性的描述时是喜爱“冲撞”这个词的。我觉得这个词用的是及其形象的。它将两具肉身之间凶猛原始的状态呈现的淋漓尽致。宛如两头发情的野兽。不是两个人之间自然而充满爱意的结合。

在作者作品当中出现的那些不论的恋情关系以及性的发生，其实都是作者在借由这一工具把丑恶的欲望揭穿。你能发现沉沦在那段不伦关系中的两个人看似愉悦的哀嚎，就像志异故事中的恶鬼。（这其实就是反复在《夏摩山谷》中出现的被神佛踩在脚下的那些赤身，狰狞的形象）

最后，如你愿意在这部文字作品中来一次旅行，愿你有所得，并因此利益自己与他人。愿一切转至慈悲与明觉。

天空没有云彩，地上风雪茫茫。  
花萼已经空空，心中别有珍藏。

——《夏摩山谷》摘句